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清河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清河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贱年：1943 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清河卷 /
王选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34-7207-7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灾害 - 史料 - 清河县 - 1943
IV. ①X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7966 号

丛书策划编辑：王文运

本卷责任编辑：牛梦岳

装帧设计：王琳 瀚海传媒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真：010-66192703

印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60 千字

版次：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60.00 元 (全 1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

编委会

主 编：王 选

副 主 编：李诚辉 徐 畅

执行副主编：常晓龙 张 琪

特邀编委：郭岭梅 崔维志 井 扬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奎	王 凯	王晓娟	王穆岩	刘 欢
刘婷婷	江余祺	江 昌	牟剑峰	杜先超
李 龙	李莎莎	李 琳	邱红艳	沈莉莎
张文艳	张 伟	张 琪	祝芳华	姚一村
常晓龙	董艺宁	焦延卿	谢学说	薛 伟

| 目 录 |

坝 营 镇

大马屯村	1
后坝营村	4
李胡村	7
李家庄村	9
孟庄	10
前坝营村	13
石家庄村	14
孙庄	14
辛集村	17
张家庄村	19
张屯村	22
左家庄村	24

葛仙庄镇

城关村	28
城西村	29

段吕坡村	32
郎吕坡村	35
梨杭村	41
马屯村	42
牛城后村	44
申宋庄村	46
史家庄村	48
王城后村	49
武家那村	50
武宋庄	52
许家那	53
许二庄	54
杨儒林	56
尹儒林村	61
寨子村	65
张花村	67
张吕坡村	67
赵宋庄	70

连 庄 镇

东张宽村	85
后屯村	87
后苑村	88
李井村	91
连寺村	94
前屯村	100
前苑村	105
田沙土村	107
西垒桥村	108
西张宽村	112
解家庄村	114
杨豆坞村	116
尹豆坞村	117
张豆坞村	118
张二庄	122

王官庄镇

大寨村	124
丁龙村	125
董家铺	126
后食店村	127
梁魏洼村	134
楼官庄村	135
秦家洼村	137

四家务村	139
孙洼村	142
田家村	143
王二庄村	144
王官庄四村	148
王官庄一村	150
小屯村	154
徐店	156
张侯铺	157
中食店村	158

谢 炉 镇

陈庄	161
楚太和村	162
大闫庄	165
韩双庙村	167
后杜林村	168
黄台头村	173
刘双庙村	176
前苗庄村	178
沈庄村	180
孝义屯村	184
谢葫芦营村	187
谢炉村	188
赵台头村	195

油 坊 镇

安家那村	198
北王庄村	200
董家那村	203
杜家楼村	208
后孙庄村	211
黄庄村	213
刘唐口村	214
马庄村	215
南焦庄村	218
前孙庄村	219

前魏村	221
劝礼村	222
邵庄村	223
王唐口村	225
西渡村	226
朱唐口村	231
清河县葛仙庄镇黄金庄村	
调查报告	233
清河县油坊镇赵店村	
调查报告	332
1943 年清河县雨、洪水、	
霍乱调查结果	387

坝 营 镇

大马屯村

采访时间：2008 年 1 月 26 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大马屯村

采 访 人：石兴政 马金凤 颜有晶

被采访人：马廷贵（男 84 岁 属牛）

杨金翠（女 76 岁 属猴）

民国 32 年，那时我十五六岁，逃荒逃到济宁州，在那待了三两年。日本人在王官庄住着，上各个村庄扫荡，找到八路军就狠打，日本人晚上上哪个村去，就有狗在哪村咬，抓劳工去修炮楼，那时日子没法过，白天日本人抓劳工修道，晚上八路军又给他扒开了。

日本人粮食柴火都向村里要，老城区有个炮楼，有个好伪军，村人都愿意到那边去修炮楼干活去，那伪军对人好，经常对干活的人说“别喝凉水啊，喝了闹肚子”。

日本人不怎么治小孩，有一回他们出来



马廷贵



杨金翠

“扫荡”，大人跑了，没顾得上一个床上躺着的不会说话的小孩，等大人回来后看见小孩满嘴是饼干，让日本人喂的，哈哈，日本人也爱小孩，他们也想家，想家里人，一想他们也老爱哭，唉，打仗闹的啊！

有个姓杨的人被抓到日本，不知道干的是啥，日本人投降后又坐船回来了，还当了村支书。咱这边没打过大仗，净游击队，我还干过游击队员呢。

有一年从西边来了三辆日本人的汽车，一共百十口日本人，都让八路军打伏击给消灭了，那就是我在的七四一团。那时小，十三四岁，一个老八路叫丁卫原，叫我给他当勤务兵，就当了两三年，那是灾荒年之前去的。七四一团三营人，一营是骑兵连，一团3000多人，一个营千八百人，在村子里随便找个房子就住下了，也没被子啥的，不脱鞋就睡，挺邋遢，要不很多人得疥疮啥的。里边有机枪、迫击炮，还有“淹机枪”，就是开枪时得拿水浇枪管，要不然烧得通红，呵，花样可多了。

皇协军比日本人要多，一个炮楼里，十个日本人呗，得有100个皇协军。武城、威县炮楼可多了，葛仙庄镇的西贾庄一溜炮楼。皇协军抢东西，天黑了换上便衣，就来村里抢东西，土匪这片没有，山东那块有老多，有高粱赵、刘黑七、王子跃、二皮脸等。

没见过日本人戴防毒面具，南京不是杀死过好多人吗？咱这儿都是小意思，民国32年，霍乱死的厉害，一天抬出去好几个，扎旱针，跟咱做活的针差不多，一个老头会扎针，闹霍乱时候，可忙了，老多人推着小推车来拉他扎针去，最后他累得闭门不出了，都叫他杨先生。他是俺娘家的，西贾庄，也有扎不好的，老头子一天天地扎，俺村子里也一天天抬出老多人，霍乱有传染性，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得得。雨下了七天七夜，一直不停，延河那片洼，淹了吧都跑那去了。霍乱在大雨之后，大人得的多，又拉又吐，也有的是干霍乱，不拉不吐，就是觉得不好。扎旱针按穴眼扎，胳膊、肚子都扎一次，病重的话，就得扎得多呗，有行针，有走马针，行针就是扎上后就不动针了，走马针就是扎一下就拔出来，再扎。扎了后不出血，旱针不歪，我以前得的脑血栓瘫痪，就是让旱针治好了，真

是个好东西。

灾荒年那年，旱得厉害，那时不兴浇地，靠天吃饭。得旱到七八月份，七月初二下的雨，家里种的荞麦也收了，三伏种荞麦，红秆白花，后来下雨，下了七八天，就那么滴滴答答地下。下雨那几天没人得霍乱，雨过后，受了潮，就得霍乱。那年也闹过蝗虫，灾荒年，记不住哪个月份了，谷子都快熟了，八月收谷子吧，那时都叫蝗虫给吃了，“旱了吃蚂蚱，淹了出鱼”。那时种高粱、谷子、棒子、豆子，麦子少，不兴种棉花，也有种的，很少，就是纺花，做棉衣。平常吃高粱、谷子，过个节才吃麦子，白高粱产的少，红高粱多，那时还有人用麦子换高粱呢，因为换得多，可以吃的更长一些。

那时兴买土地，钱多就多买呗，有地主、富农，哪轮得上咱开地啊。清河县油坊镇那边地势洼，河东开口子的少，高的地方淹不着，葛家庄以北高，淹不着，咱这儿淹，周围淹。民国32年，卫运河开过口子，不是人扒的，自己开的，城墙的门都飘起来了，抬出老远。一发大水，人都说水里有物（神灵），谁也不敢乱说话，有个人就是乱说话，还朝水里打了一枪，正好打中一个东西，城门立即漂了出来，吓得那人再也不那么大胆了。孙洼村东北地里不是也有一个黑坑啊，又深又黑，好几里地都看见了，咋抽水就是下不去，都说是连着东海呢，后来这坑慢慢地没了。

“尖庄开了口，淹的清河没处走”。老人家传下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也扒开过口子，不知道什么时间。我还记得那年还闹地震呢，灾荒年连老鼠都走了。

日本人抓了劳工，下煤窑，给他干活，都是日本人招华工，到东北、北京下煤窑。北京门头沟，东北那什么八大沟、九大沟，俺大爷当时就去了，叫杨庆功，下煤窑，很多人都死在那儿了。地主家有牲口，那年哪还有功夫养猪啊。

后坝营村

采访时间：2008 年 1 月 23 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后坝营村

采访人：齐 飞 廖银环 张利然 栗峻峰

被采访人：张恒翠（男 74 岁 属猪）



张恒翠

我上过学，没上到高小，很小就上学了，岁数大就不上了，14 岁不上了。

民国 32 年入八路军。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小，白天不见人，没那么大的力量，晚上才出来。

那时候我九岁，没出村。天气比现在冷，冰冻得很，天气旱，闹灾荒很厉害，收成不行了。天不下雨，长虫子，蚂蚱、蝗虫到处都是，用小布袋抓蚂蚱吃。那时没东西吃，大蚂蚱、小蚂蚱都有毒。

民国 32 年，那时候来水了，河里来的水。河里开口子，卫运河，从东边 20 多里地过来的水。谁知道怎么开的，那时候听说有龟，水大了就开了，止也止不住。水不大，淹了几天就走了。发大水时，平地里最深有一人深，一两天就露地了。

割不着麦子，一亩地收入 80 斤算好的了，100 斤都收不了。灾荒年死了很多，很多人逃荒去了，要饭去了，我没出去逃荒。亲娘舅寄给我钱，我才能生活。八路军也没钱，当八路军真是不好。

那时候没少死人，都饿死的，吃糠咽菜，都逃荒了，吃枕头里的秕子，用石头碾子轧轧，吃棉花种，用它蒸干粮，吃得脸肿，解不下手来，用小棍子掏。

喝井里的水，挖一丈多就有水。发水后，井淹了，就喝河水、洼水。那时候村里打了围子，水没进村子里。水也不管是不是生的，有什么喝什

么，什么水都喝。

就现在这时候享福了，那时候吃不饱饿死了，不知道有什么病，都靠着，得浮肿病，今儿吃不饱，明儿吃不饱，肚子空，饿死了。

霍乱病有，有吐有泻的，还不少。说不出什么病，都叫霍乱，没钱治，有个医生扎个旱针，吃个大药（草药）能看好。那时候没钱看病，中医扎旱针，扎穴道，手上胳膊上，扎完不冒血，一下扎进去，最长针有这么长（一拃长），跟头发丝那么细，木头的。亲眼见过得病的，得这病时日本人还在这儿，这个病快，几天的事儿。哪个村子都不少，记不清谁得这个病死了，只知道死了。家里穷，治不起。霍乱和浮肿不一样，有拉有泻的，霍乱病死的人多，不知道是不是传染，死了人都是埋在自家的地里，用薄席卷起来就埋了。

那时候村子里有个炮楼，炮楼外围有沟，沟外头是围子，枣树枝子围起来，炮楼在村子后头，炮楼里头大多住皇协军，很少有日本人。治安军、皇协军跟着日本人。李胡庄也有一个炮楼。我9岁的时候听说日本军来了。我见过日本人，戴铁帽子，讨伐，从这里过，在这里歇歇，看着不顺心就打人，日本人指挥皇协军打人。修炮楼时从各村要民工，干得不好就打人，白天号召人去修公路，八路军黑天号召村民挖公路，要多少就得去多少，村长得支应八路军，也支应皇协军，两边都支应着。

西边几里地外修炮楼，背着棒子面去了。这几个炮楼我都去过，拿铁锹去。他们不打小孩。西边王官庄有个大炮楼，来了几匹马，日本人叫人从沟里上来，弄走了，赶着上德府（邢台），有的偷偷跑回来，俺爹岁数大，跟武大牙回来了，没进皇协军大院，没听说有被抓到日本去的。

日本人跟八路军一样穿黄布衣裳，戴铁帽子头盔，没见过穿白衣裳的日本人，宪兵队穿白衣裳，不戴口罩。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后坝营村

采访人：齐飞 廖银环 张利然 栗峻峰

被采访人：张学义（男 86岁 属猪）

我1937年参军，没入党，在威县加入的八路军。从山西来了个部队，是一二九师，帮助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我吹小号，当了十年兵，回来时候我老实，“文革”的时候要我的证明，后来我给中央寄了个信。

当了十年兵每个月才给185元钱。我打了成百次仗，打阎锡山，打老爷山，跟着刘伯承当号长，我的这个眼被炮片崩着了。在太行山时，我在便衣队。

1943年我被国民党俘虏了一回，在山西赤头，当兵的要打死我，人家说优待俘虏，得照顾我。在南沈头，二十四师就在那里，王号长来了，我跑了店上了，跑回来了。石清友说我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跑回来了，又把我关到禁闭室，说要观察几天，看我投降没投降。那时候死的人很多，我在山西阳城、洪洞，从重庆来中条山由陈赓指挥了。四个钟头的时间就从中条山撤出来了。

在章子县打老爷山，俺这个司令部缴回两门大炮，俘虏阎锡山不少人。在河南林县，打了两个礼拜。打脂肪头，叫俺消灭了一个营。1944年，那年浮肿，淌黄水，肉皮肿得裂破口淌黄水。那时候饿的，没吃的，吃野菜，都得浮肿病。在一个山上，一个人也没有，只剩一个木屋子，里面用被子盖着，烂得只剩骨头了。部队累了就宿营，把死人抬出去，在屋子里面睡。我的一个连长也在邯郸陵园里埋着。

1943年我在太行，家里来信，没有说我的名字。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回了家，当时日本鬼子走了。



张学义

李胡村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李胡村

采访人：齐飞 廖银环 张利然 栗峻峰

被采访人：包玉堂（男 81岁 属兔）



包玉堂

我1943年在家，1944年、1945年到山东枣庄，下煤窑，1945年新四军北上打枣庄，打杂牌，打日本，一打仗不能挖煤就当兵去了，当兵时才17岁。

闹灾荒跑出去当兵，吃不上饭，水淹，日本鬼子打仗，不能种地，没粮食。

9岁时水淹，11岁时也淹，日本鬼子扒开的河，运河，在临清挖的河堤，是听人说的，皇协军不让堵。这一片是八路军根据地。向北四五里地，西头是日本人的炮楼，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拆了。炮楼是1943年、1944年建的。日本人抢劫村民、抢钱，不给送钱就打人。

村里没有日本人，有汉奸，日本人也在这里活动，还抢牛。灾荒年没饭吃，死了很多，抬都抬不及，饿死了，闹灾荒死了很多。

霍乱病死了很多人，没治的，都经历过，俺村死的人没数，死了的老人的名字记不清了。症状是吐拉、昏迷不醒，一天多就死了。这病传染，传染得厉害，要不传染就不死那么多人了。大人小孩都死，全村人有600多口，死了200多口。没人治，没人管，村里的土医生治，扎旱针有扎活的，浑身乱扎。旱针很细，有长的，扎针出血，出黑血，得这个病是在发水灾之后发的。

这个地方三年发两回，接着又淹了一回，连着淹了三回。霍乱持续了几个月就过去了，当时就吃河水，水淹了没井，喝的是生水，谁烧开水

呀，水淹了就没柴火了。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走，还住在炮楼里，没见过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来过，日本人穿黄呢子衣服，没有穿白衣服的。下雨后日本人就再没来过。

决堤是在一个叫“铁窗户”的地方，在临清，日本鬼子扒开的，让八路军走不了，好打。扒开口子，水有一人来深，搭的堤把村子围一圈土。那会儿日本人没走，还住一部分，这边走得很晚，八九月份才走的。

五六月份生的蝗虫，打蝗虫，用蝗虫换麦子，八路军组织的，当地人也吃蝗虫。日本人没到村里来检查，这里是八路军的游击区。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李胡村

采访人：齐飞 廖银环 张利然 栗峻峰

被采访人：王昆山（男 77岁 属猴）



王昆山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0岁，民国32年灾荒年。日本人压八路，到了王官庄。灾荒年时在票子附近，从王官庄修公路，修炮楼（在村子西南角），我挖过沟，没见过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河水淹才闹的灾荒，临清的河水发过来，是日本人挖开的，听别人说，是为了淹八路军。这个村的水有好几个人深。在西南炮楼有人被打死过。

那时候饿死的人多，闹霍乱转筋，光这个胡同死了30多个人，饿得慌，没吃的。饿得没吃的了就死了，我母亲（张玉莲）得霍乱病死了，死时我才十几岁，我母亲抽筋，腿、胳膊都抽，拉一拉，找医生扎针，扎舌头底下、嗓子。我母亲得病一天多就死了，我二大爷也得这病死了，发病后两三天就死了，死人后各家埋各家的。不知道这病传染不传染。这个村子里得这病的都抽筋，得这病的时候是在发大水之后，村子里得病的

都是在发大水之后。霍乱持续了两个多月。霍乱这个说法是老中医先开始叫的。

村里人都喝井水，生的熟的都喝，吃枕头秕子。发大水时大约是在秋天，没有蝗灾。

我一直在这个村子里，村里有人逃荒了，我也逃了，去了山东茌平。淹了之后，日本人就没来过村子里了，日本人没有给中国人打针、吃药丸，对这个不清楚。

我见过日本飞机，没见过往下扔东西。

李家庄村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6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李家庄村

采访人：齐飞 廖银环 张利然

被采访人：李长村（男 83岁 属牛）



李长村

民国32年我逃荒去了，秋后逃出去了。大水来了后才走的，大水从临清出来的，临清北边齐家店开的口子，日本人掘开的，日本人不让淹东边，一发大水（从西南来的），日本人在东边开口子，日本人派手下的皇协军挖开的。掘开后一天一夜水就过来了。时间一长水就深了。农历六月份发的大水，这里地洼，北边地高。那时候没有渠，水走不了。

发水后村里尽得霍乱，几天就死了，没吃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先是蝗虫，最后剩下四个人，其他人就逃出去了。张家庄死的人多。得病的经常吐，没听说有抽筋的。村里没有医生，谁也顾不住谁。那病都传染，传染得厉害，我家里没有人得病的。不逃出去就饿死了。

发大水之前村里下雨，之前旱，长过蝗虫。过了麦，到了五月份有的蝗虫。那时候靠天吃饭，旱了好几个月，不下雨，当时麦子小芽，不高。当时村里没有人给扎旱针的。没人了，都走了。

逃到山东枣庄、临沂，在那边逃荒的都住一个院子里，下火车后找熟人找亲家，在那边就落户了，把小孩都给人家了。

我见过日本人，给他们做工，修炮楼，天黑了做工后就回来了。日本人穿黄衣服，军衣，不穿白衣服，不戴口罩。日本人从村子里经过，日本人不闹，皇协军打闹，（老百姓）有被抓到了日本国去的。见过日本人的飞机，没有从上边撒过东西。

孟 庄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6日

采访地点：清河县坝营镇孟庄

采访人：王 凯 李 爽 刘 欢

被采访人：孟祥修（男 77岁 属羊）



孟祥修

我上过学，我上学时也就十一二（岁），没上到毕业。旧社会，我读过有日本的书，有民国的书，有八路的书，八路军不来就读四书。

这个村原来就叫孟庄，没改村名，村里很多人，一个老师，那会儿顶七八百口子人。

日本人来，民国32年来的。民国32年是贱年，都淹了，没吃的，都逃荒，我12（岁）过贱年，都逃荒，得转筋病，俺这村死三十来口，死得快，也报不清啥名，吃饭的一会就死，扎针扎不过来。得病死的不好受啊，有肚子疼这个症状，我父亲也得过。人都站到门梢上扎，扎过来了。